

筆記  
一

儒

將  
理  
子  
の  
系  
上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序

國文庫

不忍文庫

詩仙堂



道德性命之緼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  
驟窺苟不先折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  
望則有終日汨沒於文字白首不知其原者矣  
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  
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  
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  
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  
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今周程張朱之論而為  
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

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徃徃未見溫陵諸葛王來莆一目是書恨見之晚歸謀鏤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陳必爲之序云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目錄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目錄

命字 凡五條

性字 凡八條

心字 凡十二條

情字 凡五條

才字 凡一條

志字 凡八條

意字 凡四條

仁義禮智信 凡二十一條

孔門教入求仁 凡二條

程子論仁 凡二條

忠信 凡九條

忠恕 凡九條

卷之下

誠字 凡九條

敬字 凡十二條

性理學義  
恭敬字 凡七條

道字 凡九條

理字 凡三條

德字 凡三條

太極 凡九條

皇極 凡四條

中和 凡七條

中庸 凡二條

禮樂 凡五條

經權 凡五條

鬼神 凡三十一條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目錄終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卷之上

命字 凡五條

性命以下等字當隨本字各逐件看要親  
切又却合做一處看要得玲瓏透徹不相  
亂方是見得明

論命猶令

命猶令也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  
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  
便生那物便似分付命令他一般

論命有理有氣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

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

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論人物皆本乎一氣

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

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  
北極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  
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  
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  
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  
頭向下枝葉却在上一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  
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  
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  
通

論人稟氣清濁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入隨其  
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  
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  
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  
又得氣之清高而豐厚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  
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  
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  
厚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  
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

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華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渣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華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sub>有學也</sub>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

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絕佳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

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  
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  
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  
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  
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土反成險惡之流看來  
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  
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  
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之大氣  
之一作

論天命只是元亨利貞

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  
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  
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  
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  
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  
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  
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  
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性字凡八條

論性即理



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論性命不可全分

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湏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

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爲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耳

論天命之性本善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會發出氣稟一

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

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  
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  
氣多有入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入  
狹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入性圓一撥  
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  
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  
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  
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  
齊中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  
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

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  
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  
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謂此耳自孟子不說  
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  
善惡渾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  
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  
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  
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  
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  
本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

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箇切端的。如孟子說性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那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論孟子道性善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這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

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入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理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

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論氣稟之性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

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於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論韓愈言性之差

韓文公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揚却又

與荀揚無甚異

論佛氏言性之差

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著那理耳達磨答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能捉在足能奔在鼻能嗅在口談論識則彌滿世界不識喚作精魄他把合天地世界物是這箇物事指吾之肉身只是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箇透徹則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迴故禪家所以甘心屈意枯槁

山林之下絕滅天理掃除人事者只是怕來侵懷著他這箇靈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住便是道成了便一向縱橫放盜華街柳陌或喫猪頭鳩子都不妨其實多是把持到年暮氣衰時那一切情欲自然退滅却自喚做工夫至到便矜耀以爲奇特面呵佛罵祖去

論後世言性之差

今世有一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

說此等邪說向來以爲孟子掃却今又再拈起來做至珍至寶說謂人之所以能飲能食能語能嘿能知覺運動一箇活底靈底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運動合本然之則固是性如盜賊作竊豈不運動如何得是性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固是靈活底然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字而來嘗有的確定是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

心字 凡十二條

論心爲一身主宰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脉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論心以統理

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即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且如



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人飢餓濱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裏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理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

### 論心有體用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

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 論心合理氣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合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便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

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歟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裏面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

體常卓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

論萬化皆從心出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原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

論仁敬在心之異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論心包萬理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  
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  
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  
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  
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  
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  
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論心至靈妙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  
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

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儒佛所論心性之異

佛家論性只似儒家論心他又是把這人心那  
箇虛靈知覺底喚作性了

論心爲性情之主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語亦說得圓  
橫渠曰心統性情尤其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  
未有如此說親切者文公曰性者心之理情者  
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說得又條暢明白

論心之名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論程子言心性情之別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處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謂易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謂

體者非體用之體乃其形狀橫樣恁地易是陰陽變化合理與氣說

情字 凡五條

論情與性相對

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

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爲之主也

論情者心之用

情者心之用人所不能無不是箇不好底物但

其所以爲情者各有箇當然之則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當辭遜而辭遜當是非而非便合箇當然之則便是發而中節便是其中性體流行著見於此即此便謂之達道若不當然而然則達其則失其節只是箇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於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來便不好也

論情從性發皆善

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其

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未便有箇不善孟子論情全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之發者言之憚家合下便指情都做惡底物却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如何滅得情既滅了性便是箇死性於我更何用

論七情是合善惡

孟子四端是專就善處言之喜怒哀樂及七情等是合善惡說

論性之欲為情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字 凡一條

論才質才能之辨

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有做事會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入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志字凡八條

論心之所之爲志

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

論志有期必之意

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輩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論立志須高明

立志須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寬仁恭儉是其資質儘可與爲帝王然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今今可行也却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高大然又好名駁雜無足取

論上下皆要立志

程子奏劄說立志一段最切是說人君立志學者立志與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小大之不同

論為學在初志

為學緊要處最是立志之初所當謹審決定此正是分路頭處才志於義便入君子路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弊蹈利善正從此而分堯桀言行正從此而判孔子說從心不踰矩緊要正在志學一節上在聖人當初成童志學固無可議

自今觀之學之門戶雖多若此處所志者一差不能純乎聖途適則後面所謂立所謂不惑所謂知命所謂從心節節都從而差無復有見效處惟起頭所志者果能專心一意於聖人之學則後面許多節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進果有不倦工夫以終之則雖從心地位至高亦可得而造到矣

聖道適適  
字恐誤

論志者心之所趨

入常言志趣趣者趨也心之所趨也趨亦志之屬



論立志要高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

論立志要堅定

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意字

凡四條

論意者心之所發

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意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

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論意小而心大

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

論毋意誠意之辨

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

論思念皆是意

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平聲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仁義禮智信 凡二十一條

論五常各有界分

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

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

論仁統四端

且分別看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敬之理智是知之理愛發見於外乃仁之用而愛之

理則在內事物各得其宜乃義之用而宜之理則在內恭敬可見處是禮之用而敬之理則在內知箇是箇非是智之用而知之理則在內就四者平看則是四箇相對底道理專就仁看則仁又較大能兼統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義禮智亦是心之德而不可以心之德言者如入一家有兄弟四箇長兄當門戶稱其家者只舉長兄位號爲言則下三弟皆其家子弟已包在內矣若目曰三弟者之家則拈掇不起道理只如此然仁所以長衆善而專一心之全德者何故

蓋人心所具之天理全體都是仁這道理常恁地活常生生不息舉其全體而言則謂之仁而義禮智皆包在其中自爲仁而言纔有一毫人欲之私插其間這天理便隔絕死了便不得謂之仁須是工夫至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私以間之則全體便周流不息無間斷無欠缺方始是仁所以仁無些少底仁

論仁義愛宜之理

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論仁爲愛之理

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爲愛而發見之端爲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

字可以二

開

論義是裁制決斷

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

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我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

論禮是天理之節文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

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是中故濂溪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左見親切

論有節文方有儀則

文公曰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以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

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入事之儀，則言禮須兼此二者，意乃圓備。

論智是知覺

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

論智如水以成智

此題目可疑

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皆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脉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便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終而成始，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論四端已發未發之異

孟子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如乍見孺子入井，便自慙惻隱之心，便見

得裏面有這仁如行道乞人纔蹴爾嘽爾而與之便自羞惡不肯食便見得裏面有這義如一接賓客之頃便自然有恭敬之心便見得裏面有這禮如一件事來非底便自覺得爲非是底便自覺得爲是便見得裏面有這智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以見性不是箇含糊底物到發來方有四端但未發則未可見耳孟子就此處開發人證印得本來之善甚分明所以程子謂有功萬世者性善之一

言

論性只是信

此題目可疑

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論四端日用常見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

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

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商量合作如何待或喫茶或飲酒輕重厚薄處之合宜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

論仁是心之全德

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



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  
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  
裁斷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  
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  
哉

論四端只是四德

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  
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  
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  
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

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  
之盛亦衆美之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  
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以義斷制萬  
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  
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  
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  
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  
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  
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  
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只是此

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統四德故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  
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  
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  
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只就四端不覺發動之  
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論四端皆是天理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蓋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  
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  
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  
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  
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論四端只是仁義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儀兩箇如春  
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爲陽秋  
冬爲陰夏之道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  
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故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乃是天理流行顯著處智之是非確定只

是義之裁斷各正處。文公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論五常義理鋪叙 凡三段

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

又

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弟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

從况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  
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  
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  
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  
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  
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  
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  
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  
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  
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

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不

又

故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仁有仁義禮智信中之  
義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禮有仁義禮智信中之  
智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信有仁中之仁義禮智  
信有義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禮中之仁義禮智  
信有智中之仁義禮智信有信中之仁義禮智  
信

論五常相生脉絡

自其過接處言之如仁生理流行中便醞釀箇

禮之恭遜節文來禮恭遜節文中便醞釀箇義之裁斷得宜來義裁斷得宜中便醞釀箇智之是非一定來到這智是非一定處已收藏了於其中又復醞釀箇仁之生理流行來元自有脉絡相因非是界分裁然不相及

論五常隨觸而動

五者隨感而發隨用而應或纔一觸而俱動或相交錯而互見或秩然有序而不紊或雜然並出而不可以序言大處則大有小處則小有踈處則踈有密處則密有縱橫顛倒無所不通見

人之災傷則爲之惻然而必憤其所以傷之者是仁中含帶義來見人之不善則爲之憎惡而必欲其改以從善是義中含帶仁來見大賓爲之致敬必照顧惟恐其失儀是禮中含帶智來見物之美惡白黑爲之辨別必各自有定分不相亂是智中含帶禮來

孔門教人求仁

凡二條

論仁包萬善

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皆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

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論諸子言仁之差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  
又大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  
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  
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  
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  
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  
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又流入佛氏  
作用是性之說去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

掉耳爲徒  
而切指也

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  
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  
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  
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  
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  
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  
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  
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  
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踈濶之甚據其  
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

我聞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抵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也

程子論仁 凡二條

論程子論仁之要

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

論言仁之肯不同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

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  
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  
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  
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群  
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志  
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忠信 凡八條

論忠信在萬善之中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  
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此四位實爲萬  
善之摠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  
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  
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  
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論二程議論忠信之理

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  
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  
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便得  
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  
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



字骨都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

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 論忠信各有所主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

### 論忠信是人用工處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論言信各有異主

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遂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

論聖賢之忠信

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

論忠信天入之道

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

論忠信爲吾心之主

孔子曰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忠恕 凡九條

論忠與恕之義

忠信是以思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盡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

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已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

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論忠恕只是一物

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藥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論忠以貫注便是恕

在聖人分上則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去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只是借學者工夫上二字來形容聖人一貫之肯使入易曉而已如木根上一箇生意是忠只是這一箇生意流行貫注於千枝萬葉底便是恕若以忠信並論則只到那地頭定處枝成枝葉成葉底便是信

論忠恕是學者事

大槩忠恕本只是學者工夫事程子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

豈能盡已推已此只是廣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維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一箇真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聖人也只是此心中一箇渾淪大本流行汎應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當止之所此是聖人之忠恕也

論忠恕理一而分殊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論學者須是推已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已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

論言怒則忠在其中

忠是在己底。怒是在人底。申言怒則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謂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己之一字便合忠意了。己若無忠。則從何物推去。無忠而怒。便流爲姑息。而非所謂由中及物者矣。曾子子思所指不同。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論推己之怒以及人 此題目可疑

夫子語子貢之怒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即是中庸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也。異時子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亦即是此意。無異旨。而夫子乃以謂賜也。非爾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蓋是亦理一而分殊。曰無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

論後人言怒之差

自漢以來。怒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怒已量主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謂以怒己之心怒人不

知怒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怒字只是箇饒入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怒已入有過亦並怒入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已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入之心責已一句說得是以怒已之心怒入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怒恰似今人且怒不輕怒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

阿波國文庫

元... 四... 惟... 敦... 祥... 季... 夏... 廿... 日... 坐... 田... 心... 海... 亮... 毫... 無... 此... 一... 冊... 而... 也... 人... 皆... 苦... 矣... 熱... 吾... 愛... 夏... 日... 長... 治... 士... 島... 辨... 子...

110X  
116  
2